男人的“地盘”

◆明前茶

快退休时，男人的失落程度远胜于女人。如果夫妻基本同龄，那时，老婆多半已经退休，家里早就布置成了她的地盘。热爱钩结编织的，茶几上有她重重叠叠的作品：茶几巾、杯垫、杯套、花瓶套子，都是拆了废毛衣编织起来的；热爱旅行的，家里到处都是她丝巾展翅的光脚照；热爱跳舞的，浴室里也常响起广场舞曲；热爱带孙的，女儿的头胎来了，儿子的二胎也来了，当老妈的一面力不从心地捶腿，一面脸上洋溢着“他们离了我都玩不转”的光辉。

而60岁的钟声一响，近40年的工作齿轮忽然停转，男人脸上呈现的空乏和茫然，常常令老婆厌弃，令儿女心疼。往后，难道只有马路牙子上的棋牌摊儿，可以消磨时光？

也有不甘心的在寻求突破。老葛找到的地盘，是市民广场铺有大理石的核心区。此处，跳广场舞的嫌晒，遛狗的嫌滑，狗跑起来主人都追不上。老葛不嫌，一大早，他提着小水桶，握着特大号湖笔，开始在大理石格子里写字。《将进酒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蜀道难》……老葛忽然觉得自己在单位耗了一辈子，性格深处却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李白。或者说，李白那种痛饮酒而让高力士脱靴的洒脱，才是他“向往的生活”，而他之前未曾有一天有勇气过这样的生活。憋到退休，他终于有机会在发烫的地面上抒写出他的心声。尽管，太阳一升起，他那下过童子功的颜体就迅速消失了，但随即出现的新字还是引来了遛狗带孙者的啧啧赞叹。老太太们赞他字好，全职妈妈们开始督促娃儿背长诗，并呵斥自家的皮娃儿字也写不好，诗也背不好。

老葛并不理睬这些声浪，他一言不发地从西写到东，沉浸在自己壮志未酬的悲凉与慷慨激昂的情绪中。他觉得世间并没有一人理解他的心潮起伏。他忽然理解了李白“对影成三人”的说法。对，那就是世间没有人理解你，你只好分出另外一个自我，与自己约舞对话。

老徐退休后迷上了开荒种地。在城里如何种地呢？他开着他的小奇瑞，在离家10公里的范围内转悠，专找那种被征用却暂且闲置的荒地，准备堆肥种菜。老徐作为老家考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自然不愁找不到蔬菜种子。他80多岁的老娘还在村里自给自足，种着苋菜、南瓜、花生、蚕豆、鸡毛小青菜，还搭着丝瓜架子、豇豆架子。老娘原来担心年过半百的儿子儿媳吃不上有机蔬菜，经常快递成箱的收获过来。如今听说儿子要种菜，只需要一些种子，老娘很欣慰，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：儿呀，你这回总算软着陆了。听说你要退休，妈担心了好几个月，就怕你没事干搞成个颓秃小老头。你晓得不，我们村党支书退下来没两年，老得像80岁一样。

老徐笑出了眼泪。老娘还知道“软着陆”一词，电视新闻没白看。

自从种上了菜，老徐成了原单位最受欢迎的“退休回访者”。他简直成了中年妇女之友，带去分给她们的一捧韭菜几根丝瓜，总引发她们的欢呼。中年女同事还踊跃提议要去观赏他的菜地，要去体验挖红薯刨花生的乐趣。于是，老徐带着一溜儿高跟鞋花裙子的妇女去了菜地。城里长大的女同事们忙着跟南瓜苋菜合影，惊诧的表情仿佛老徐退休后在火星上搞出了大工程。还有好事者听说老徐老婆嫌弃他身上有淡淡的农家肥味儿，特意录下花枝招展众星捧月的视频，发送给老徐老婆：嫂夫人，你要有危机感哦。如今老腊肉可是香过小鲜肉呢。

老徐回家，老婆头一回端上泡脚桶，还立刻去刷洗他球鞋上的烂黄泥。老徐说，别别别，我自己来。老婆一本正经地说：今天你总算给我撑住了腰杆，也让我明白，什么名利官衔都是虚的，活到咱这个岁数，能有事做，能锻炼出一手膀的肌肉来，万事靠自己，才真是牛。

陪读遐思

◆李晓萍

读一本书，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如果你种了一棵树，它长得不好，你不会责备它……然而你却责备你的孩子，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照顾他，他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长得很好，责备根本没有用，只需努力去理解。”读到此处，我不禁泪目。我和儿子也是走了一段很崎岖的路，才懂得去感恩彼此的给予。

从去年开始，由于儿子课业紧张，我步入陪读妈妈的行列。新房子只做了最基本的装修，没有电视、电脑，没有Wi-Fi，当曾经被浮躁的网络充斥着的生活变得清寂起来，我和儿子之间也开始有了大片空白的时间。我仿佛又回到他刚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，跟在他的后面，观察他，放开他；只是这一次，是他以背影带领着我一步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

他已开始按照自己内在的节奏慢慢长大。当我第一次把他当作一个朋友，认真地和他交流，我惊讶地发现：他现在知道的事情，已经超过标准答案太多太多。看着他飞扬的眼神，我再一次确认，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吸收知识固然重要，但父母懂得保护他的天性和愉悦感则更为珍贵，相互尊重的民主式亲子关系会成为其心底最温暖的阳光。如果我依旧强势，坚持以一个最亲密的过来人的身份去干预其成长，把伦理变成压迫，把亲情变成绑架，那么，我们终将在时间的旷野中形同陌路。

现在想想，我对儿子成长的规划，都是自说自话。其实对于一个孩子的将来，父母没有权利要求他“一定要怎样”或“必须如何”。这些预想与设定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苦恼和对峙的根源。比如，我一开始希望儿子以后离开家乡，去大城市闯荡，但后来又觉得他性格内向、敏感脆弱，舍不得放手，便希望他能考取一所本市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我们身边——那样他也许不用经历太多风雨，就能过上安适的生活。可是，以上种种都是一个母亲的假设和预判，不是孩子自己的选择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看世界的角度，当他的心智逐渐成熟，有能力驾驭生活的时候，他终究会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在和他相伴的日子里，当他需要的时候，给他一个拥抱，陪伴着他默默地走好这一段路。

当孩子如花般狂野盛放，每一对父母都该放下对他的某些执念——即便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值，我们也该了悟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能做的事情便是陪伴和等待，让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体味到我们的爱。

独无兴趣见大人

◆酱香老范

小说家尤默君在《追忆弘一法师》一文中讲到当年弘一到衢州时，“最不喜接见的是官僚士绅”。其时，衢州某团长慕名往访，三访三拒；他很生气，说弘一瞧不起武人。“事闻于法师，有人劝他还是一见。他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，那我就赠给他一帧佛号，烦你转交吧。”结果那位拥兵自重的团长终不能得见法师。字可以送一幅，但人还是不见，弘一并不是全然不给对方面子。

释传实在《随侍弘公日记一页》中记录了两件事。1937年初，弘一在厦门南普陀寺驻锡。厦门大学派人请法师到厦大开示佛法，被他拒绝。弘一对释传实说：“余生平对于官人，及大有名称之人，并不敢共其热闹亲好，怕堕名闻利养故，又防于外人讥我趋名利也。”同年，弘一来到青岛，青岛市长设斋欢迎他。法师以谒辞之：“为僧只合居山谷，国士筵中甚不宜。”

抗战时郁达夫在南闽拜访过弘一法师，他后来在文章中说：“现在中国的法师，严守戒律，注意于‘行’，就是注意于‘律’的和尚，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，总要推弘一法师为第一。”从其对达官贵人的避犹不及，可见一斑。

流沙河有名联“偶有文章娱小我，独无兴趣见大人”，颇显清雅文人的洁身自好。“国士筵中甚不宜”，则多显高僧在社交上不趋名利的自律。

笑口常开

■变得机智

三岁时跟邻居小伙伴吵架，他居然拿小刀割我家大树。我十分生气，于是用牙啃他家的树。边哭边啃，十分卖力。

小时候的我就是这么单纯耿直。上了初中，我变得机智多了。有一次放学路上被几个混混截住，我灵机一动，对着路过的一个陌生大叔喊：“二叔，有人欺负我。”哪知混混甚是嚣张，连大人都不怕，大叔和我一起被揍了一顿。混混走后，大叔为了解气，又把我揍一顿……

■言出必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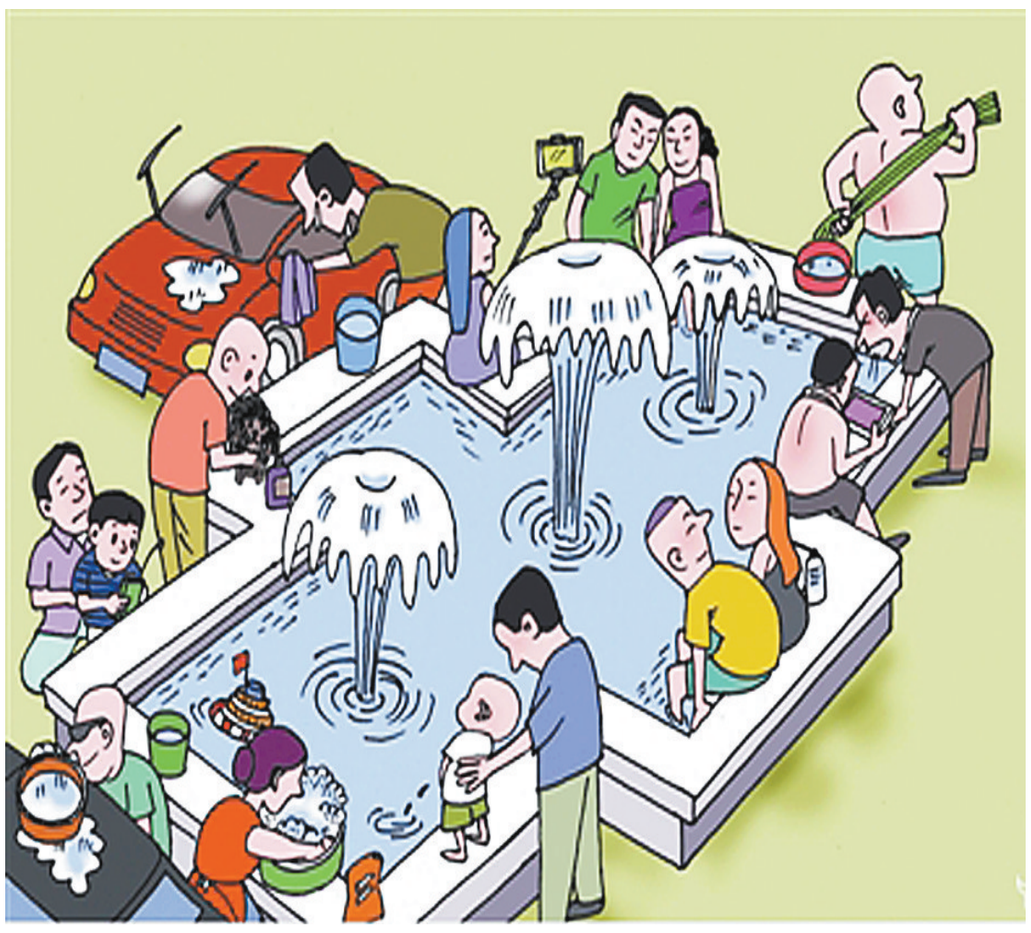
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，年轻的男孩紧紧搂着才下班的女友，在她耳边许下承诺：“你跟着我一起挤公交，委屈你了，以后我一定让你坐上我的车，接你下班回家。”

三年后，同样的地点，女孩感动地望着驾驶座位上那个言出必行的男孩，他通过三年的努力，终于成为这班公交车的司机。

■钱给谁了

某主妇发现自己的两千元不见了，正翻箱倒柜地找呢，小儿子说：“妈，别找了，爸爸把钱给一个阿姨了。”“啊！长得什么样儿？”孩子说：“比你年轻好看。”妈妈听后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走！领妈妈找她去！”

小儿子把她领到一家门口说：“妈！阿姨就在里面。”妈妈一看泄气了，原来这里是储蓄所。



此处有个喷泉 何影 作

在漫画中消夏

◆陆恺

炎炎夏日，最惬意的消暑方式莫过于躲在空调房里闲翻书。手边一本《卖花人去路还香》，书名读起来就清凉可意，余味袅袅。这本书是丰子恺的漫画集，用郑振铎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一幅不使我生出一种新鲜的趣味。尤其几幅夏日漫画，很适宜此时重温。来看看从前的孩子是如何消夏的——

一幅《折荷图》，描绘出儿童戏玩荷叶之趣。画面上两个孩子，头上都戴着荷叶帽，显然刚刚采莲归来。丰子恺的题识是：“折得荷花浑忘却，空将荷叶盖头归。”仔细看画，果然不见荷花的影子，可是孩子们依然一副兴至而归的模样。

《种瓜得瓜》是丰老画在折扇上的一幅画。一只硕大无比的绿皮大西瓜，驼在男孩的背上，一个女孩在后面托着瓜，两人齐心合力地运瓜前行。隔着书页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，那是一种收获的喜悦。

还有这幅《锣鼓响》。画中没有出现锣鼓，只有一个小孩，一手指向远方，一手拉着奶奶，做出往前奔跑的姿势。画中的奶奶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迈着小脚做出紧赶慢赶的样子。那时，民间常有歌舞表演，演员们化着粗糙的妆容，穿着艳俗的衣服，表演水准自然无法同现在比，可是表演的人有激情，看戏的人是真享受。敲锣打鼓，轰轰烈烈，一场红尘狂欢的盛宴。奶奶手中的那把蒲扇，一定是用来给孙子扇风驱蚊的。

有时想，人为什么需要艺术来点缀生活？那是因为艺术能带给我们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满足。

那些“无名”画家

◆陆小鹿

前年秋天，在乌镇木心美术馆，我看到木心写的一段话：“塞尚、凡·高，这几位生前未成大名的艺术家，在世之日常年郁郁寡欢……”当即看得我心酸不已。

凡·高，在世时画过800多幅油画，生前仅卖出过一幅。塞尚，在世时没有获得世人承认，死后被冠以“现代艺术之父”。木心，假若没有陈丹青的推广，乌镇还会造一座木心美术馆吗？

真替孤独的艺术家们感到不平。郁郁寡欢的日夜艰辛难熬，他们留给世人丰盛的精神财富，在世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死后名垂青史，是不是太晚了？

五一假期，我去了老家新开的现代美术馆，观者寥寥，加上我，只有两人。可以想见，平日这个美术馆，一天的客流量恐怕不超过两位数。是作品没有看头吗？并非如此。馆内的当代画家虽然“无名”（至少不是大众层面的有名），但作品各有创意。其中一幅油画名叫《殇曲日记》，带给我眼前一亮的惊喜。这幅作品远看画的是阮玲玉肖像，走近看，画面上写满字，原来是篇日记，日记里提到蔡楚生、阮玲玉、唐季珊。肖像浮现于日记之上，日记丰满了人物形象，新颖的创意，我因此记住了画家的名字：萨子。

那天观展回来，意犹未尽，馆内画带给我的启发超出预期。之前，我对小美术馆是否有好作品也抱有怀疑，那天改变了想法。每幅作品都代表艺术家当时的最高水平，对他们的尊重，就是走到作品前，做一个认真欣赏的观众。没有观众的作品是孤独的。

还有一个画展，也给我带来些思考。那是法国新现实主义艺术家伊夫·克莱因在中国的首展。我本是冲着克莱因的名气而去，到现场后才知道，克莱因是主角，还有两个配角，一个是韩国画家，一个是中国画家。

克莱因的名气吸引来不少观众。展厅前的巨幅《蓝色色粉》，美得纯粹如深海。他确实魅力无限，展厅内人流如织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隔壁韩国画家和中国画家的展馆，观众稀少。

我走进韩国画家的展厅。这是一个“一笔画”的艺术家，简单的点线画面，大量的留白，一幅名叫《风中起》的油画，用声音的感觉激活图像，描绘出风的模样，令人感叹普通的点线也可以创造生机。

回家补课，才知这位“无名”画家在韩国很有名，叫李禹焕。可是在中国，他被不知道他名字的观众冷落了。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们追捧艺术，是追的艺术家名气还是他们的作品？我们能否不要为名气所牵，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每一幅作品？如若每个观众都能这么做，那么当代的凡·高、塞尚或者木心们，也许就能像毕加索那样，活着时就看见自己的画被挂入卢浮宫了。

不怕

◆去壤

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，一条腿生恶瘤。前日，截了那腿。面色蜡黄躺在那里，女儿陪着。我问，疼吗？病人摇头。她女儿说，有时疼有时不疼。

我看她盖着的被子，一边腿是空的。我也觉得心里空空的。夔一样单腿直立是什么感觉？

假肢很贵。这家人不像有钱人，十来万的进口假肢，不能报销。这姑娘打算十多天后带妈妈出院，坐十多小时大巴回去。

那边是个姑娘，车祸。她母亲陪着，不说什么，一问就赶紧摆手。大概怕伤了女儿自尊心。不知伤在哪里，躺一个月了，看上去气色还好。

来时高铁上遇到一个坐轮椅的姑娘，面目姣好。女乘务员夸她坚强，好看，问她干吗去？她笑得很幸福，说：“去北京看我男朋友。”我想起她露齿而笑的样子，那样子，真的配使用幸福二字。厄运中的人坚忍地活着，那渺茫的情爱像洪荒世界微弱的一点光。她不顾一切，挣动残缺的身体过去，再远也能抵达。我听着她们对话，一言不发，盯着那姑娘看，忽然间有想流泪的感觉。我被她的笑真实地打动了。我的心竟像遭到打击一般有疼痛感。

她也是车祸，伤了脊髓。据说是人特别敏感的地方，不能恢复了。她一生不能够再站立。她说，下身有时麻木有时有知觉。

想起一个前些天住院的朋友。之前去看过，他好端端变得面色发黑，是往肉里面暗黑的感觉。我吓一跳，说你可不能死了，咱们不到时候呢，你赶紧好起来。大夏天了，他穿着羽绒背心，说，冷。

一天夜里十点多，他在医院打电话，声音微弱，说你有时间吗，明天过来吗？我说好。放下电话，我觉得他……可能是害怕什么。

次日晨七点，他微信说，过来一起吃饭吧？我心里难过。他这么急。他需要见到我。他是我在意的人。

赶紧去了。到时人已进手术室，我只看到一把空的轮椅。我和他妻子等着。那天风雨大作，冷得像秋尽冬初。不知为何手术又没做。人出来，推着去病房，一阵风吹得人喘不上气。他妻子赶紧挡在前面。我脱了上衣光膀子，将衣服蒙住他的头脸。人八天不吃饭，很弱了。

后来他说，那天晚上，同病房的老头死了。因为人还有点体温，不能进太平间，就仍然放在病房。他是要和一具尸体住一夜。他说，那老人一死，整个房间就阴暗下来，墙壁一点一点变得冰凉。

他还是慢慢好了起来，可以吃些东西。

今天下午狂风大作，满地落叶残枝。从病房出来，在门诊处见一壮汉，满脸满头的血污，短裤上也是血。他站着，自己排队挂号。骇然问你怎么了？他说，广告牌摔下来，被砸了。

所谓风云不测，大抵如此。

医院是个深渊，是个我从来逃避、不愿直面的场所。我一想必有一日，自己也要往返于医院，就忍无可忍。但医院，是人生必往之处。逃不开。

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今天夜间。

手术两三个小时。重病监护室住几天。

母亲老了，浑身哪里的骨头都不好了，医生说，你得省着用。

我忽然泪落。拉着母亲手，问，妈，你害怕吗？她的手也变形了。

母亲摇头，嘴角一撇，假装轻松地说，不怕。不字声音拉得很长。

我说，妈，咱不怕。做了就好了，不再疼得睡不着觉。

说法

人的一生是短的，但如果卑劣地过这一生，就太长了。

——莎士比亚

要得到你想要的某件东西，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。

——查理·芒格

人们都要受自己所需之物的支配。对每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财富是自由地支配自己。

——西蒙娜·薇依

辩论，或者说讨论的目的，不应该是胜利，而是进步。

——约瑟夫·朱伯特

当你停止喜欢一个人，他就会在你心里慢慢死去。

——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一书中对“死亡”的诠释

饥饿和匮乏是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；而疲劳，则是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。

——法国哲学家让·鲍德里亚

吃饭了。

——据称这是亚洲父母向子女道歉时最常说的一句话。